

2014 年度宁波市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宁海史迹考

童章回◎编著

天台山者，东濒大海，界水而止，为东南一大结局。而父于南岳，祖于峨山，曾于昆仑，高于雪山。自雪山东南而下，不减四五万里。所有灵粹之气，莫不毕集于此。为神仙之窟宅，罗汉之道场，间生圣贤，养育英哲，岂徒然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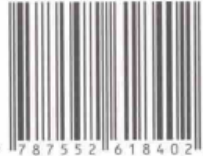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张雅光

装帧设计 吉祥文化

宁海史迹考



ISBN 978-7-5526-184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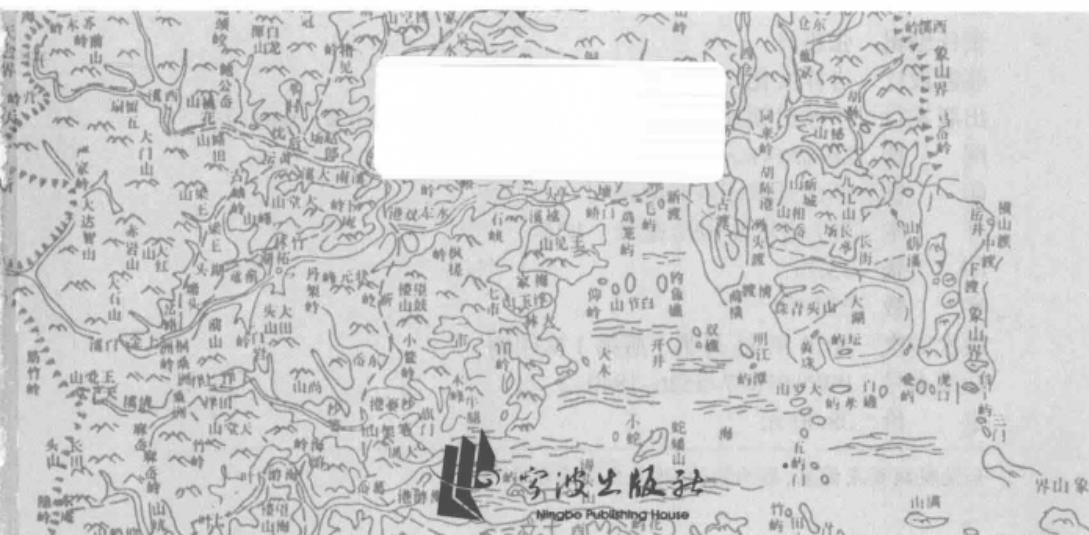
9 787552 618402 >

定价：38.00元



宁海史迹考

童章回◎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海史迹考 / 童章回编著.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5526-1840-2

I. ①宁… II. ①童… III. ①宁海县—地方史
IV. ①K295.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8127 号

宁海史迹考

编 著 童章回
责任编辑 张雅光
装帧设计 吉祥文化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城8号楼6楼 315040)
网 址 <http://www.nbcbs.com>
印 刷 浙江开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34 千
版次印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1840-2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现缺页或倒装,影响阅读,请与发行商联系调换

序一

赵福莲

年轻的时候，朋友请我写序，我会感到很荣幸，大多的时候，会答应下来，并将这个机会当作重温友谊的一次旅程。越到后来，越不敢随便替人写序了，因为我的文笔拙劣，情思不涌，写出来的文字如同在一件锦袍上补了一块粗布，故大多的时候，我是推辞不作了，这不是我架子大，而是我已经上不了架子了。

前几天，故乡宁海的前辈童章回先生打来电话，说是他的《宁海史迹考》一书即将付梓，嘱我为之写序。我和童先生认识已经有13年了，这么多年来，他对我一直很关心，对我的写作一直鼓励有加，故他这个嘱托让我感到压力很大，颇有不敢当之感，何则？大抵来讲，作序之事，一般会请名家与长辈，而晚辈给长辈或老师写序，这会让晚辈感到诚惶诚恐。童先生是我相当敬重的一位文化长者，多年来，他为宁海的地方文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是高举宁海地方文化火把的专家之一。但现在，他却让我为其新著写序，我感到相当为难，推辞吧，显得不敬；不推辞，又觉得德不配位。但最后，我还是决定写上一写，就算是我对这位文化长者的一份敬意吧。

近三年来，我受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领导以及宁海县委县政府领导的委托，先后撰写了三部与宁海有关的书稿：《三门湾历史与文化探源》《“十里红妆”初探》《品读宁海》。说实话，在撰写这三部书稿之前，我对宁海的地方历史与文化知之甚少。在杭州生活了三十多年，虽然对故乡一往情深，但并没有深层次地对宁海进行过挖掘、梳理与探究，故在接受每一部书稿任务的时候，我是茫然无措的，忐忑不安的。但接受任务之后，我会前去实地采访或仔细查询有关的史料。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我还特地到童先生家去拜访过他，他向我介绍了许多我以前不知道的宁海史料，并向我赠送了他自己的专著《山海兼优话宁海》《宁海老年大

学乡土系列教材：旅游文化》，以及应可军先生编辑的《宁海老年大学乡土教材：文史》等，他还把这些年来所考证出来的《宁海史迹考》初稿全部发到我的邮箱里，这些史料对我撰写有关宁海的书稿帮助很大，有些篇幅，我是在他的研究基础之上写出来的。他有一句话让我十分感动，他说：“福莲，我年纪大了，也做不了什么大事。你来写宁海的东西我很高兴，你烧饭，我捡柴。”他的意思是：我所要的资料，只要他有，悉数给我。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这让我很感动。我在都市生活多年，也接触过不少专家教授，如果让他们毫无保留地奉献出自己多年研究与搜集的学术资料，恐怕大多数人都很难做到。毕竟，那些学术资料是研究者一生的心血！而童先生丝毫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他觉得地方文化不属于个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属于全人类。他集多年心血考证出来的宁海史料，其目的也是为了公诸于众，受益于大家的。从这一点来讲，我很敬佩他。

我在网上搜索过有关童先生的资料，有不少人写他，但似乎都集中在一个点上，就是把他称作是当代宁海的徐霞客，这个说法，我也很赞同，这对他来说也很贴切。于是，很自然地，大家就把他当作是研究徐霞客的专家了。实际上，他是徐霞客文化的研究专家，但不仅仅于此，对宁海的地方文化，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他都一探究竟，并付诸于文字。

过去经常听朋友说起童章回先生对于宁海旅游事业的热爱和贡献。我结识童先生后，发现他对于宁海的历史文化与自然山水的热爱程度到了痴迷的地步，这种痴迷透射出他对家乡浓浓的情感。2010年4月份，我受宁海旅游局之邀，撰写宁海的新导游词，一连三天都在宁海的山山水水里游走。最后一天，去的是南溪温泉，那天，童先生前来相陪。一路上，他对那些景点的介绍如数家珍，而且介绍的语气中，无不饱含着对家乡的热爱之情。游完南溪温泉，准备打道回府时，童先生对我说，还有一个地方值得一看，他朝左前方一指，说：“那座山叫雁苍山，很有底蕴，很有价值，不去可惜了。”我欣然答应，到了吉祥禅寺，感觉此地气场相当好，人在其中，通泰舒适，神清气爽；且此地清幽秀逸，尘俗不到，

好一片禅修之地！早在1990年，童先生就对雁苍山进行了考察与研究，他从僧人口传中得知，此山上的“黄公田”，就是西汉初年传授张良兵法的隐士黄公之遗迹。无意中发现这个记载，使他欣喜异常，他觉得此地不同寻常，而后他又从文物办原主任王艾村先生处得知，清初就编有《雁苍山志》，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对此地进行考察与开发。故无论寒暑，无论风雨，童先生都自备干粮，前后300余次登上雁苍山。难怪那天，他陪同我们前去雁苍山时，介绍得如此流利，原来，这个地方对他来说太熟悉了，他留下的足迹无法清算，他流下的汗水足可滋养这一带的花草树木。从此之后，他查找有关雁苍山的资料，于1993年开始向社会推介这个养在深闺无人识的宝地。此山坐落于天台山脉之东麓，距离县城才18公里。自然景观十分上乘，峰峦叠翠，幽谷蜿蜒，洞奇、壁峭、溪碧、林翠、气绝、风凉、泉甘，山形似雁，又时有大雁来栖，故称之为“雁苍山”。除了自然景观外，此地的人文景观亦堪称壮观。据童先生介绍，宋嘉定三年（1210）中秋，十八罗汉中的第三尊者，即分司东胜神洲的诺迦尊者曾应真化现此地。遂后，建崇楼广殿，寺宇庄严，金碧辉煌，一时无双。时山顶泉穴有神鱼跃出，一时传为佳话。宋宁宗听闻，龙颜大悦，赐额“吉祥禅寺”。从此以后，雁苍山实为罗汉应化之地始为人知。继之，又建不退庵、上方庵、九龙庵等，此为该地之鼎盛时期。同时，此山钟灵毓秀，为儒、道等各界名士所喜爱，纷纷汇集于此，或修道，或讲学，极一时之盛。宋末元初寺东的赤城书堂被誉为“浙东学府”，占地规模达二十余亩，仅学堂操场就有十二石谷田大，学堂旧址墙垣至今仍存。史学家胡三省等在此讲学，学子遍及宁绍台等地。王应麟在《赤城书堂记》中写道：

台之宁海，其先贤曰赤城先生罗公，德业为元祐名臣，道义为一乡师表。教思无穷，逾二百年，清风肃然，闻者兴起。旧祠于学，犹未特祀。邑之宿儒前进士（前指宋代，此记写于元初）胡君元叔倡，率乡人仿古倡塾之制，即公游息之地创为书堂，令乡之俊秀弟子而淑艾之。谥诸旦评，延笃学方闻之彦。前进士舒君岳祥为之长，前进士孙君钧、赵君孟礼、胡君三省、前太学陈君应嵩、刘君庄孙为之录。训以孝悌敬逊，其规约如蓝田丽泽。而稽经订史，种学绩文，务为有用文。实衿佩济济，弘诵洋洋，邹

鲁之风蒿如也。

诸大家云集于此讲学或做学问,大有“邹鲁之风”。雁苍山在现今不是特别出名,而在古代那是相当了不得的,清代文学家归庄的《题雁苍山》诗写道:

赤城奇胜未曾攀,万壑千岩梦想间。

寒石安洲遗迹外,今应数到雁苍山。

山因人显,前来此山讲学的人,无不是当时著名的史学或文学大家,故此山人文之风蔚然,儒佛甘霖遍洒,对此进行研究,大有前景。

童先生说:明初方孝孺为吉祥寺写了《砧基册序》,清初弹微、山慵两位禅师重修寺宇,并增建铭斯堂、塔院等建筑,后又聘请东林学士林友王编撰了《雁苍山志》,汇集了雁苍山罗汉地之众多诗文、史迹和传奇。

童先生发现与推介雁苍山的成功,大大激发了他的旅游探奇之兴趣与激情。从此以后,一发而不可收。1994年4月,雁苍山被列入宁波旅游新十景,7月,宁海县成立了县旅游开发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专门聘请童先生从事旅游开发工作。踏上这一步,就是万水千山了。童先生把宁海的山山水水都踏遍,而且很多地方踏上过无数次,白天奔走在山水之间,晚上遨游在史海里面,在山水与书海之中,他乐此不疲。

让我大大惊讶的是,童先生仅有小学文化水平,出身于军伍,但当过通讯员,有时间读书,这可能为他撰写地方文化作品打下了基础。复员之后,童先生被分配到县粮食局工作,业余时间酷爱研究历史与地理,这个习惯非常好。退休之后,他又被聘请到了旅游局从事旅游开发工作,正是由于这种机缘巧合,促成了童先生后来的一系列成就。面对童先生,我有时候会有一种愧疚感,我们撰写一部专著,都会有课题经费。而童先生不但付出体力、精力与时间,还得自掏腰包,自备干粮甚至自费出书,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做地方文化工作,没有啃猪头肉、坐冷板凳的精神是不行的,且要耐得住寂寞与枯燥,多少个寒暑,无数个晨昏,于案头灯下,把自己所走过的山水、所考证的史料镶嵌进去,记录下来,这个中滋味,我是最熟悉不过的了,没有相当的恒心与毅力是吃不消的,也是坚持不住的。

1994年,童章回先生所撰写的《吉祥寺》《福泉寺》《寿宁寺》等文章被收入《浙江名寺胜览》一书。童先生认为宁海是一个山海兼优、生态环境奇好、文化积淀深厚的生态宝地,他搜集了许多翔实而珍贵的资料提供给县里的相关部门,并于1997年6月1日,向宁海县和省环保局领导提出宁海是浙江沿海生态环境最佳县的见解,得到省环保局领导认可,建议县领导立即申报省级生态建设示范区,后于8月5日,宁海县获批成为省级生态建设示范区。翌年5月出版的《浙江旅游文化大全》一书中,涉及宁海的文字达19篇,居宁波之首,其中11篇由童先生完成,另有5篇与他人合作撰写。

童章回先生到了该享晚年清福的时候了,本以为他会像很多退休老人一样,或于清晨拎一鸟笼到湖边去散步,或到茶馆喝喝茶、聊聊天,或坐于清静之处,与老人们下下棋、打打麻将。但他似乎对这些都不感兴趣,唯独对山水钟爱有加。我们能叫得出的宁海知名或不知名的地方,童先生都去过,且去过多次,那些地方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宁海开发出来的许多景点,都有童先生的汗水与心血,如前童古镇、浙东大峡谷、野鹤湫、雁苍山、梁皇山、茶山、龙宫等景点的开发,无不留下童先生考察与发掘的足迹。除了龙宫这个景点不太为外人熟知,其他景点已经成为了宁海旅游产品(里)的招牌菜。

对于徐霞客公园的创建,童先生自然也是功不可没的,他把自己多年搜集与研究的资料提供出来,为提高公园的文化内涵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这里特别要提的是,童先生确定宁海为“中国旅游日”发祥地所作的成绩是非常显著的。他对徐霞客的研究起步较早。1997年春天,他在宁波市旅游局阅览国家旅游协会发的杂志中,发现了专家提议将《徐霞客游记》开篇日定为中国旅游日的内容,这一消息让童先生喜出望外,他立即去查找“癸丑之三月晦”到底是哪一天,终于在北山村石世镇先生和《宁海报》副主编楼明月老师处查实,农历三月三十日,公历五月十九日是《徐霞客游记》开篇日。童先生立即撰写了《五一九〈徐霞客游记〉从宁海落笔》一文,发表于1997年5月16日《宁海报》。童先生对徐霞客研究成果不少,在《山海兼优话宁海》一书里就收有他的数篇关于徐霞客与

其游记的文章,如《〈徐霞客游记〉开篇日追溯》《徐霞客纪游为何于宁海开篇》《霞客古道揽胜》《徐霞客开游古道碑记》《选宁海开篇纪游是立志要继承和超越谢客、李白》等。在本书中,童先生又收入了《徐霞客选宁海开篇记游追溯——自葛仙翁至游圣》《五一九〈徐霞客游记〉从宁海落笔》《徐霞客纪游为何于宁海开游》等数篇精心之作。

2011年4月12日,国家旅游局正式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外宣布:每年的5月19日为“中国旅游日”。童章回先生得知此消息后,开心不已,给我打来电话,兴奋之情难以掩抑,说这个消息太令人振奋了。他当时说话的语气如同天下学子中了状元、如同中国的足球得了世界冠军,我能理解他的那一份情怀,一个热爱家乡、热爱文化、热爱山水的人,但凡发生点与家乡有关的事儿,一定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的,更何况家乡发生了这么大一件事儿!

“中国旅游日”庆典活动不久,有记者采访童先生,他说了一段话,我看了之后很感动,他说:“徐霞客是中国最优秀的旅游先驱代表,他的游记最能展示祖国的景观。而宁海,不仅在地域上为祖国南龙大脉的东首,文化上也是集道源、佛宗、儒乡、诗仙首选之东涉溟海目标、游圣纪游开篇地为一体的旅游文化宝库。今成为中国旅游日的发祥地以后,更能展示优秀的旅游文化了。作为一个宁海人,我感到万分骄傲和自豪。但在高兴之余,也感肩上的责任重大,如何进一步加深对徐霞客的认识,对宁海这块宝地的认识,弘扬徐霞客精神,我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说实话,听了童先生的话,我是很惭愧的。他与我母亲同年,但在为家乡作贡献的道路上,他始终是年轻的,他甚至已经忘了自己是个老人了,所以,在山水之间奔跑着的时候,他的脚步并没有蹒跚之感,更没有老态之状。我跟他后面走,走不过他。而且,他在说话的时候,中气十足,思维活跃,叙事清晰,这也许是得了山水之灵气、天地之精气所致。由此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热爱家乡、热爱文化、热爱山水者,不容易老。

以年轻的心态做高尚的事业,是一件幸福的事。集多年心血与汗水,童章回先生的成果是巨大而显著的。这不,又一部集他心血之结晶《宁海史迹考》马上要出版了,这部书稿的多数文章我已经拜读过。前

年,我在撰写《三门湾历史与文化探源》一书时,有许多不懂的地方向他请教,他是倾囊相告,并把他多年搜集与研究的成果《宁海史迹考》以电子稿的形式发给我。这种无私的情怀令我感动不已,这也是我要向他学习的地方。我在撰写书稿的过程中,有不少地方参阅过他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慈云遵式的资料,得益于他的成果比较多。他对慈云遵式的研究,在目前来说是较为权威的,尤其对西掖国清寺与东掖崇教寺的考证非常准确,这让我非常敬佩。一直以来,人们总把目光投向国清寺,从未有人去重视宁海的崇教寺,殊不知,如若没有崇教寺,没有这个寺院的慈云遵式来弘扬天台宗,那么,现在的天台宗到底是以何种面目存世都很难讲了。中兴、弘扬天台宗,慈云遵式居功甚伟,从宁海的崇教寺到宁波的宝云寺一直到杭州的天竺寺,他都致力于弘扬研究天台宗,这一条路线我觉得非常重要,若从旅游的角度来开发,前景也是颇为看好的,此为题外话了。

童先生的《宁海史迹考》一书,对研究宁海的地方历史文化非常有价值,此书分为五辑:建置沿革、山水地脉、名人行踪、仙释遗迹、革命事迹。这五辑文章,若无童先生亲自前去考察,仅凭一些先人的研究成果,那是很难写出来的。每一个地方,他都去踏勘,考察,再回来从史籍中查找相关的资料,或者是在史籍中发现了有关资料,再前去实地核实勘对。这种精神,正是我所缺少的,我现在的研究方向也是浙江的地方历史与文化这一块,但做不到他这样的细致与耐心,更做不到每地去多次,从他身上,我学到了许多可贵之处:敬山、敬水、敬人、敬事、敬天、敬地,让自己的心达到绽放的程度,以绽放的心态去做该做的事情,所做的事情无不芬芳,无不结果。

在这部书稿中,许多篇目令人耳目一新,相当吸人眼球,诸如《王爱山是台岳东门》《临门古寨旧址在满山岛》《大里是秦汉时期的黄公故里》《李白梦境之天姥在浙东大峡谷》《白岙港和寿宁寺是日僧裔然朝宋贡道口岸》《四孤坪和靖宫是北宋林逋静修的道院》《戚家军首战从宁海越溪揭开序幕》《葛洪列赤城山——台岳九大仙山之中留次子定居宁海》《崇教寺是慈云忏主遵式的东掖山道场和智贤教罗适五经处》《雁苍

山是迦诺迦尊者应真和天冠菩萨展现佛地》等,这些文字无不凝结着童先生的汗水与智慧。

我本人因热爱地方文化,也喜欢写点文字,故对每一位地方文化工作者或研究专家,都打心底里敬佩,把他们喻为“高举地方文化火把的人”,没有这些人默默无闻地耕耘与无私奉献,地方的历史文化就会断层,那一个地方的人文底蕴就没有了支撑点。而往往,地方文化工作者的工作与写作条件,大多数都不怎么优越,但他们常常是自掏腰包、自贴车马费,复印甚至自费出版图书,数十年如一日地耕耘在这块精神田地里,无怨无悔。我敬重这样的人,我赞美这样的人,我以这样的人为榜样。我想借童章回先生的书稿之尾,多说几句发自肺腑的话:在故乡宁海,除了童章回先生以外,还有很多热衷于地方历史与文化研究的人,我所熟悉的就有不少,如袁哲飞、谢时强、胡克均、楼明月、薛家桢、应可军及我不认识的许多专家学者。他们都是在工作之余或退休之后,仍然为宁海的地方历史与文化尽着最大的心力,我所看到的宁海地方文献书籍,大多出自他们之手。借这个机会,我感恩他们,向他们致敬!

童章回先生嘱我写序,写到这里,我已经忘了这是在写序,而是把它当作向一位文化长者致敬!虽然我也听到过旁人说童先生的有些考证显得牵强,如《缙城得名于王乔乘鹤的典故》这一篇,就有人提出异议。然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个地方文化工作者,若想研究成果被各方人士都接受,总有一个逐步深入和研讨的过程。

童章回先生以一位草根知识分子的身份,行走于宁海的山水之间,考证着宁海的故往旧事,对宁海的地方历史文化与旅游事业作出了发韧性的贡献,鉴于此,作为晚辈的我,应该说几句对他表示感谢的话:感谢童先生对故乡宁海的地方历史与文化作出了如此大的贡献;感谢他多次在我的写作过程中指点我,无私地把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赠送于我;感谢他为宁海的晚辈作了很好的榜样:一个人要热爱自己的家乡,无论年少,无论老年,热爱家乡的心永远不老!

最后,我衷心祝愿童章回先生身体健康,诸事吉祥,继续为家乡的地方文化及旅游事业贡献余热。

(作者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杭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2014年9月

序二

张如安

我平生最不喜欢做的事，莫过于替人作序了。为童老先生的集子作序，更让我战战兢兢，不知道怎么措辞。但童章回老先生亲自找上门来了，我又不好推脱。

为此，我先得交代一下我与童老先生的交往经历。早在1990年春，宁波师范学院召开了首届浙东文化研讨会，我和童老先生都参加了，但我们擦肩而过，无缘相识。不过我读了童老先生提交的论文《会稽郡东部都尉和回浦县治考》，总算记住了他的名字。2003年，宁波举办的一次小型的葛洪文化调研会上，我初次认识了童老先生，他的热情爽朗，令人难忘。他跟我聊起道教著名学者葛洪、张君房与宁海的关系时，眉飞色舞。他最后还向我介绍了宁海通向剡中的一条古道，热情地鼓动我去游一游，并愿全程作陪。我为此怦然心动，后来果真打了电话，想具体了解一下古道如何走法，他告诉我那个地方不通车，有的路段已被茅草所掩，只能步行，比较危险，如果我想走一走，他愿意陪我步行40里，走完古道。我一听就怕了，虽然我是从农村出来的，但长期守在校园，宅在家中，静而少动，动辄乘车，早已失去了步行40里山路的勇气。自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联系过童老。10年过去了，童老先生自然早已忘却了这段交往的趣事，可我还是历历在目。

去年童老先生趁来宁波治病的机会，来宁波大学，与我碰面。虽然他的模样我早已模糊，但一聊到宁海的朋友和文史，我们又备感亲切。童老先生很健谈，对家乡的文化如数家珍。我赠送给他几本自己的著作，他说要回赠。大约一个月以后，他在宁波第一医院看病时又打电话给我，要我过去。当时我正在宁波大酒店开会，以为他生病住院了，急忙打车去看他。他在门口接我，见我拎了一篮水果，顿时有点不好意思，连说自己不是病人，是个健康人。我在病房中和童老先生聊了一会了，临走时他送给我几本书。我后来翻阅了其中的《徐霞客文化发掘亲历记》

《山海兼优话宁海》两书，见其资料丰富，内容扎实，遂进一步加深了对童老的认识。也许是这次病床边无拘无束的谈话，再加上他看了我写的东西，在不经意间我赢得了童老先生的信任，不曾想这个信任，后来转化成了一种压力。时间又过去了大半年，童老先生集多年心血编撰而成的《宁海史迹考》一书要付梓了，来电嘱我为序。我推脱不掉，只好应承下来。期间童老欲得《明恩寺志》，向我求助，我复印后寄给他，并请求免了作序的苦事，但童老不允，许我拖延时日。后来童老见我迟迟没有落笔，来信催促说：“此书之出版，又非待您赐序才算是宁波文化的一部分。”童老这么一说，我深感窘迫，看来这序是非写不可的了。

我抽时间粗粗翻阅了童老的大作，最大的印象莫过于强烈的地理性与丰富的文史性的结合。童老先生踏遍了宁海的山山水水，甚至人迹罕至之处，都留下了他的无数履痕。我从他的书中看出了他对宁海山水的痴狂。童老是当代宁海旅游事业和旅游文化的开拓者，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对宁海地理了如指掌。他深刻地认识到，发展宁海旅游必须以文史的挖掘为支撑，为此他身体力行，不仅游走在山水间，还游走在古籍中，并穿越到历史的深处。他将穿越宁海山水与穿越宁海历史巧妙地结合起来，对宁海历史的穿越，总不脱对宁海古道的穿越。我强烈地感受到童老书中的考证文章具有鲜明的空间性，他紧紧抓住了宁海的几条古道，关注在此古道上曾经行进的历史名人，悉心探索，于是有了很多新的发现。如他看谢灵运“登临海峤初发强中”，目光与众不同。仅就题目来说，历来都将“临海”连读，指临海郡，“峤”泛指尖而高的山。但童老率先提出“登临”是动词，“海峤”是名词，为宁海县白峤港的省称。然后他进一步提出，“从剡中跨越天姥山至宁海白峤港，是谢灵运‘登临海峤’的古道”，此说发人所未发。明代弘治元年（1488），朝鲜弘文馆副校理崔溥等43人，从朝鲜济州岛漂流到宁海，在官员的护送下经大运河北上归国。童老考察了崔溥的《漂海录》所记的古道，提出“宁海三门湾是朝鲜崔溥漂海由历险为壮游的转折点”，颇具说服力。童老还对明代的戚继光抗倭事迹进行了梳理，提出宁海越溪为戚家军平倭首战揭幕之地，为学界所首肯。童老并不做纯粹的书斋式的研究，他总是起始于发

掘,归结以致用,一边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论点,一边伴随着各种形式的推介活动,力争将一条条冷清的古道重新在现代人的脚下复活,转变为一条条文化旅游线。这方面最为脍炙人口的案例,莫过于其对徐霞客的研究了。他撰写的系列文章,较好地解答了徐霞客为何在宁海开篇的谜团,尤其是他根据徐霞客所写的《江源考》,提出宁海是祖国南龙大脉的东端,徐霞客在宁海开篇,是其解读南龙大脉宏源之所使然。此论一出,很快传播开来,为大家所接受。童老又乘胜出击,撰文呼吁,积极推介。徐霞客宁海开篇日“五·一九”在2011年被中国国务院正式批准为“中国旅游日”,童老在其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童老所撰的《徐霞客文化发掘亲历记》,详细地纪录了他在幕前幕后所做的大量工作,是很出色的“三亲”史料。

童老先生心态年轻,思维敏锐,他的新书,胜义纷陈,不少标题直接使用“是”这一判断句,既夺人眼球,也显出自信。他的考证不是从书本到书本,而是经历实地考察,落实到一定的地理空间上予以验证,这一点是端坐书斋的我辈难以企及的。宁波的旅游文化研究向来薄弱,童老先生所做的工作,自具开拓性意义。

我长期来从事浙东文化的研究,与地方文史爱好者有着密切的交往,从他们身上获益匪浅。我从各个途径了解到童老的事迹,对童老充满了深深的敬意。童老的著述,给了我很多的启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认同他的所有观点。我以为本书中有些地方的论述尚欠严谨,甚至不无牵强之处。如一篇谓“镇亭和鲛埼亭分别设于第一尖和铜山岛上”,不是没有商榷的余地。早在清人柯振岳《兰雪集》卷三《拟鲛埼亭记》中,就已将鲛埼亭当作亭子来看待了。其实汉代的亭,乃是基层的行政单位,如《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所云:“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还将鲛埼亭搬到了铜山岛,那又如何解释奉化鲛埼的由来?我指出这一点,希望童老再作研究。再看《历史名人与茶山茶、黄公纸等宁海特产》一篇,文中最为出彩的地方是确定了黄公纸的产地,展示了黄公纸延续至今的历史。童老引用了民国时期的《中国实业志》的记载,并在2001年开发野鹤湫旅游时对西溪嫩竹造纸工艺进行实地考察,记录了24道工

序,我对童老先生的这一努力极为赞赏,将来拟在自己的相关著述中予以采录。但要说苏东坡称赞黄公纸,不禁令人生疑。《嘉定赤城志》所谓“苏文忠轼《杂志》”,见于《商刻东坡志林》卷十二及《东坡题跋》,苏轼称赞的是“天台玉版纸”,并未提到黄公纸,真正提到黄公纸的实为《嘉定赤城志》的编纂者陈耆卿。至于说“黄公教民造纸”,“是早于东汉蔡伦造纸的事迹”,立论过于大胆,这最多只能当作传说看。明末清初大儒黄宗羲曾主张,为文“唯其有瑕有瑜,自然英旨,乃为真耳”。每一件作品虽然不是尽善尽美,甚至可能是“有瑕有瑜”,但只要有动人的闪光点,就值得称道。在我看来,童老的这本著作尽管有瑕有瑜,但凝结着草根学者的一腔心血,蕴藏着不可抹杀的学术价值,我可以不认同其中的一些观点,但我不能不颂美那份执着的精神,故愿为之序。

(作者为宁波大学教授、宁波市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2014年9月

序三

楼明月

童老先生年逾八十，整理数十年地方史考证之文章精粹，汇编成书，即将付梓。其精神可敬，其业绩可嘉。先生嘱我写序，我亦欣然从命，愿借此机会赘言几句，以表敬爱之心。

我从事地方史志工作近三十年，但平心而论，只是守职而已，并无什么建树。回想起来，或许与早年的人生定位有关。我从部队回地方之时，正值文革晚期，政治反复，人心惶惑，教育废止，文化凋零。于是我认定：回县邑就是回农村，何况非常时期，无学业可言，遑论研究考证之类！于是甘居平庸，愿为俗夫，浑浑噩噩，随波逐流。一晃数十年过去，如今头已染霜，目已昏花，两手空空，可比乞丐。相比童老，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志愿军复员军人，年比我高，笔比我弱，而退休后自学古文，自习电脑，探究二十四史，搜集地方史料，挖掘碎玉遗珠，匡正史志错讹，不断在报刊上发表史学论文，让我何等钦佩，又何等汗颜！先生之举，足证古人的一句名言：有志者事竟成！令我望尘莫及。

从事地方史志的考证与研究，实属不易。因宁海原为穷乡僻壤，虽历史悠久而名声不显。故历来的临海人，为避免临海与宁海地名的口音之误，每称宁海为“外宁海”。而外地寄到宁海的信函，也常常被误寄到海宁，再辗转宁海，往往耽误许多时日。就是当代的一些上级领导人，到宁海作报告时，嘴上也常常出现“海宁”的口误。名不显则文不彰，所以自古有关文史的记载罕如凤毛麟角。但童老先生知难而进，就从这些零星的史料入手，探微索奥，穷委寻源，终于为宁海发现了许多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史实。比如，汉代商山四皓之一的黄公，就是宁海深甽大里人；汉代的回浦县，驻地确实就在宁海的回浦旧地；明代徐霞客从宁海开游有其深层次的原因；葛洪的后裔主支脉世居宁海岔路……等等。这些论点，都是发前人所未发，言前人所未言，这就为宁海的地方史提供了大量的可靠史料，为丰富宁海县的人文底蕴，提升宁海人民的自信

